

(供内部参考)

日本改造法案

——北一辉之死

松本清张著

日本改造法案

——北一辉之死

(二幕七场话剧)

〔日本〕松本清张

吉林师大日本研究室文学组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松本清張
日本改造法案
——北一輝の死

根據《群像》雜誌1972年5月號翻譯

日本改造法案——北一輝之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166號)

字數 63,000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張 3 $\frac{3}{4}$

1975年4月北京第1版 197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書號 10019·2248 定價 0.37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一支军国主义的“招魂曲”

——评《〈日本改造法案〉——北一辉之死》

一九六〇年前后，日本右翼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重新评价北一辉的妖风。为北一辉翻案与吹捧他的文章、著作纷纷出现。到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初，已经形成一种“北一辉热”。在这股反动思想逆流中，被捧为“社会派推理小说作家”而又标榜“进步”的松本清张，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抛出了《〈日本改造法案〉——北一辉之死》这样一个为北一辉招魂的毒草剧本。

北一辉何许人也？他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头子，极端军国主义分子。一八八三年他生在日本新潟县，其父是个酒商。中学毕业后从父经营航海业，一九〇五年因家道没落，移居东京。从这时起，北一辉一生都不遗余力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奔走效劳。一九〇六年，他自费出版了《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厚颜无耻地在“纯正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漂亮的幌子下，贩卖适应于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的弱肉强食哲学。一九一一年后，为实现“大日本帝国”“八紘一字”的狂妄野心，他冒充

同情和帮助中国革命，曾先后两次混入中国，招摇撞骗，专事破坏与捣乱。一九一六年，他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竟然鼓吹“中国的共和制应采取军事独裁的形式”，并公然叫嚣“日美结成同盟，用美国资本及日本武力”侵略中国。一九一九年，他在上海炮制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此书一出笼，立即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中心，而被奉为法西斯运动的“圣典”与“准绳”。一九二〇年，北一辉和另一个法西斯主义头子大川周明合作，组织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一九二三年又与陆军退伍军官西田税一道，在军人中进行煽动。后来在陆军中组织了天剑党，在海军中组织了王师会。一九三〇年前后势力越来越大，获得许多青年军官的拥护，还同财阀勾结，取得三井财阀的巨额政治资金。一九三六年，在侵华战争前夕，为打开日本内外交困的局面，加速侵略步伐，陆军一部分法西斯军人发动了臭名昭著的“二·二六政变”，企图建立军部法西斯主义体制，北一辉就是这次政变的主谋者和领导者。由于策动了这次狗咬狗的争斗，一九三七年他被陆军部处死，从而结束了他的一生。

北一辉对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犯下了滔天罪行。他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死有余辜的法西斯主义魔鬼，松本清张却认为：“北一辉被处刑后三十七年来，他的真实面貌还没有被把握住。”就是说，他不同意把北一辉当

作一个极端的法西斯分子看待，因此，他写了这样一个为北一辉翻案的剧本。在他的笔下，北一辉俨然成了一个反对侵略，充满忧国之心，将终生献给日本革命事业的革命家。

且看作者在剧本一开始为北一辉所作的苦心设计：从前他为参加辛亥革命而来到中国，现在，为了“祖国日本的革命”，就要登船回国了。临行心潮起伏，感慨万千。特别是以“希望日中合作”的心情，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感到“愤懑”。东归途上，月海孤舟，白鸥声声，他的心境是何等的“苍凉”！剧本从此开始就用各种手法渲染他“慈面善心”的“菩萨”相。他在回国后的十七年里，还时时向往中国，怀念那些“旧日的朋友”，让人感到他真是“一往情深”，“不忘”中国的“善良”君子。

剧作者纵然任意涂改，但决掩盖不住铁的历史事实。北一辉对中国人民究竟是讲友谊还是讲侵略，这只要翻开他的所谓《改造法案》就会一目了然。什么日本要“确保中国的安全”，中国“没有日本的扶持、指导和拥护就没有自立之途”等等，侵华呓语比比皆是。这个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锦绣山河的觊觎之心，真是洞若观火。北一辉两次混进中国，可以说坏事做绝。他不仅在《中国革命外史》中肆意歪曲辛亥革命，诬蔑孙中山，而且在中国期间，还曾经密谋要杀害孙中山。他号称自己是辛亥革命的同情者与参加者，实则是个暗藏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阵营

内部的“外奸”！北一辉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凶煞相，就是从剧本上也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五四运动是觉醒的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要求取消日本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夺去的山东半岛完全是正义的，然而，北一辉却对“扩展到全中国的抗日风暴”感到“苦闷”，对中国人民“憎恨日本”、“高喊抗日”感到“矛盾”，北一辉的立场何在，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还是朋友，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无论作者怎样为他贴金，北一辉终究是北一辉，他和曾经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法西斯主义头子大川周明决无什么不同，他们同为一丘之貉，都是生在一根法西斯毒藤上的毒瓜。北一辉夹着尾巴离开中国时的“愤懑”，说穿了不过是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的恐惧和仇恨；他回日本后对中国的“向往”，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妄想卷土重来的狼子野心而已。

北一辉混入中国革命的期间，曾与宋教仁有些交往。宋教仁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他曾写过不少政论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抨击清朝反动统治。但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抱有幻想。他主张国会应通过由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企图分裂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是个反人民的反革命野心家，他要实行军事独裁，就在召开国会的前夕，于一九一三年三月，派凶手刺死了宋教仁。他被暗杀后，北一辉为了达到挑拨

离间的目的，竟血口喷人地诬蔑说是孙中山下的毒手。而松本清张在他这个反动剧本中也别有用心地重复了这个无耻的反历史的谎言。

这个反动剧本还把北一辉打扮成为充满“忧国之心”，将终生献给日本革命事业的英雄。让他把“建设国家”、“改造国家”之类动人的词句挂在嘴上；描绘他“献身经国大业”，就是到了身首将离的时刻，也还忧念日本的“前途将会怎么样”；极言他因为一片“赤子之心”而遭到杀身之灾，是“很值得同情的”，甚至假托另一个人物之口说他是“个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将来建设国家不可缺少的人”。

剧本还特别着意吹捧北一辉的法西斯主义著作《改造法案》，力图给它戴上一顶“革命”的桂冠，说什么他的《改造法案》是“划时代的”，天下名流“无不为之叫绝”，后人再也“不会超过它”等等。这一切谎言同样也需要让历史事实来揭穿。

北一辉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日本军国主义恶性发展，疯狂发动侵华战争并行将失败的历史时期。如果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就应该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然而，北一辉与此相反，他还为之呼风唤雨，推波助澜。他在《改造法案》里公然叫嚣：“随着日本人口增长，百年后日本领土必然紧张，要求寻找领土。”所以，日本要“宣布天道的‘剑之福音’”，“按照日本领导的大亚洲主义来结成世界联邦”。就

是说，这个军国主义分子不但要挥舞屠刀称霸亚洲，而且还要“君临世界”。在日本国内，北一辉主张消灭“阶级斗争”。他提出的方案是：以军人为领导改造国家，规定私有财产每家“限制”在一百万圆以内，私人资本“限制”在一千万圆以内（依当时的货币价值，这就等于给日本的大资产阶级以充分保证）。阴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对内压迫、剥削日本人民，煽动军国主义狂热；对外向中国和亚洲实行侵略扩张，使日本成为“世界联盟的盟主”。不难看出，北一辉思想的核心就是侵略和战争，为侵略和战争而作《改造法案》，为侵略和战争而“改造国家”，为侵略和战争而策划“二·二六政变”。“为侵略和战争”从未离过他的心头。正因如此，他的《改造法案》成为了日本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治的理论根据。北一辉反动透顶的法西斯思想，对日本连续发动侵略战争，向东方“霸主”的幻梦突进，起了极其恶劣的煽动作用。剧本把《改造法案》吹嘘得天花乱坠，然而却不小心泄露了天机，剧中那左一个“信奉”，右一个“共鸣”的颂词，不也正是北一辉祸国殃民的真实写照吗？当年的日本，不也是在北一辉之流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们的蛊惑煽动下，年年穷兵黩武，岁岁杀伐征战，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吗？试问，北一辉“忧”的是什么“国”，“献”的是什么“身”？他忧的是天皇之国，献的是法西斯之身。他根本不是什么日本“不可缺

少的人”，而是日本民族的祸根。反动剧本给北一辉这样一个逆历史发展规律而动的小丑，披上一层“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外衣，给他的《改造法案》戴上一顶“革命”的桂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挑衅，恶毒攻击。同时，这也恰好说明，法西斯分子妄想反对社会主义，都常常把自己首先装扮成一个“社会主义者”。

松本清张的反动剧本这样为北一辉树碑立传、扬幡招魂，犹嫌不足，还进而大肆煽动军国主义狂热，拚命贩卖“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

剧本中出现了这样的场面：灯光转暗，舞台气氛“庄严”、“肃穆”起来。军国主义分子大川周明放声狂噪：“中国人也因遭到白人的侵略而受苦受难”，日本“进行一场解放亚洲的战争也在所不辞”；日本是亚洲“盟主”，眼睛要“向国外看”，“解放亚洲，建设起真正的王道乐土”。在主要倾向是革命的当今世界，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们，也感到随意公开他们的“侵略经”已经不那么时髦，然而有骨在喉，不能不吐。剧本让一个似乎是作为北一辉的反衬，但思想根源实际上又和北一辉完全一致的人物出台鼓噪喧嚣，真是妙不可言！剧本这种“侵略有理”的梦呓，并没有什么新鲜，中国人民早就领教过。哪里的土地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哪里就叫“解放”；日寇在哪里烧杀淫掠，哪里就叫“王道乐土”，这种逻辑只有强盗才想得出来。

剧本为了煽动军国主义狂热，还拚命宣扬“天皇至

上”、“忠君爱国”的反动思想。剧本还塑造了一群“忠君爱国”的小丑，赞扬他们为“至上一人”不惜肝脑涂地的“武士道”精神。

剧本关于“二·二六政变”的大量描写，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是惯于采取这类法西斯手段煽动军国主义歇斯底里，加速侵略步伐的。这种事件在日本近代史上曾经多次发生。一九三〇年日本军部一伙法西斯分子以“改造国家”为名，结成樱会，次年三月他们和右翼政客曾策划发动政变。这次政变虽未实现，但六个月后却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六年搞了“二·二六政变”，次年七月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正是由于这次法西斯政变对于侵华起了“发条”的作用，所以剧本才倾注全部敬佩之情，为之加以肯定和赞扬。请看：有个参加政变的军官竟说自己是同情遭受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和地主资产阶级摧残的劳动人民的；法西斯匪徒聚会密谋时，幕后一遍又一遍地唱起了“万朵樱花衣领色，吉野之花刮风暴”的“军歌”；暴徒们提刀上阵时，让一个人鞠躬“十五度”为之送行；最后，剧本还苦心孤诣地设计了一个为北一辉等人大唱挽歌的结尾，在诵念佛经声中，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招魂。现在日本一小撮以反华为主要目的的“青岚会”分子聒噪：“‘二·二六’这样的事件，现在也许正在眼前隐藏着，‘青岚会’将根据自己的想法，履行自己的责任”；“不能忘记

‘二·二六’的勇气”。剧本与“青岚会”分子的叫嚣配合得是何等的密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六十年代以来，他们加紧活动，大量炮制歌颂侵略战争和为战前军国主义罪行翻案的文章，为复活军国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军国主义分子三岛由纪夫就是“二·二六政变”的礼赞者，而声称自己是用“新观点”创作这个剧本的松本清张，恰好和那些右翼分子唱了一个调子。他不也是在为“二·二六”歌功颂德，把以北一辉为首的“二·二六”匪徒们一个个地塑造成为“英雄”和“国魂”了吗？北一辉自诩是“纯正社会主义”者，松本清张也在此点上对他大捧特捧。北一辉不过是垄断资本的一条走狗，走狗在剧本里竟成了英雄！战后日本垄断资本的特点是国家垄断资本，这和北一辉鼓吹的“纯正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松本清张所塑造的北一辉形象，所宣扬的北一辉思想，正投合了当前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松本清张标榜自己靠近“左翼”，和日修勾结得很紧。他炮制的这株大毒草一出笼，立即由日本民艺剧团演出，导演是日修分子村山知义。宫本修正主义集团这么卖力兜售法西斯分子北一辉的黑货是毫不值得奇怪的。宫本这个叛徒及其一伙奉行阶级投降路线，醉心于资产阶级

的议会政治，一心一意妄图用“阶级合作”的谬论来阉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北一辉在他的《改造法案》里大肆鼓吹的一条正是“消灭阶级斗争”。在这关键的一点上，他们与北一辉的主张是殊途同归。松本清张正是为了适应日修当前推行的“和平变革社会”的改良主义政策的需要，才这样恬不知耻地以写“历史剧”为名，行歪曲历史之实，妄图把一个十恶不赦的法西斯分子装扮成“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家”。通过这个剧本，我们也看到了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和垄断资产阶级亦步亦趋，怎样卖力地配合他们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

战后，日本广大人民不断掀起争取民族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思想觉悟空前提高，正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①而英勇奋斗，他们正同亚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道，迎着革命风暴胜利前进。日本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帝反修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必将把一小撮反动派，连同他们抬出来的北一辉之流，统统烧成灰烬，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

吉林师大日本研究室文学组

① 毛泽东：《给日本工人朋友们的题词》，《人民日报》1968年9月18日。

登 场 人 物

北一輝

静子

英生

譚人凤

长田实

大川周明

西田税

池田成彬

芝川敬介

宋教仁

远藤大尉

野口大尉

栗田中尉

矶野(原一等主计①)

村田(原陆军大尉)

林少尉

值勤下士官②

仓石上等兵(军械员)

篠田上等兵(被服员)

石田军曹(军械员)

法务官③

处刑指挥官

执刑士兵

看守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军队的一种级别，相当于军需。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分为伍长、军曹、曹长三级，相当于班排级。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军法会议的司法人员。

幻灯字幕：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本《改造法案》系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正八年^①八月于上海起草者。标“绝密”字样，加以誊写，然未及公开印行，即于九年一月被禁止发售。书中记“删除数行”处，系此次公开印行时为官宪所删除者，所有行数均指誊写本之行数。

北一辉

大正十二年五月

○天皇之本义。阐明天皇为国民之总代表及国家柱石之本义。

（删除四行）

（删除二行）

（删除三行）

——将其删除部分恢复如下——

○停止宪法：

天皇为与日本全体国民共同制定国家改造之要旨，行使天皇大权，停止宪法三年，解散议会两院，向全国宣布戒严令。

○皇室财产下赐：

^① 1919年。

天皇圣体垂范，将皇室所拥有之土地、山林、股票等下赐国家。

○退伍军人会议：

在戒严期间，天皇以退伍军人团为直属于改造内阁之机关，以便维持改造期间国家之秩序，责其承担对各地超过私有财产限度者进行调查并予以征收之责。

大资本统一归国家所有。

废止华族制。

实行普选。

妇女无参政权。

一律罢免各地方长官，任命负责改造国家之知事。

日本国民所有私有财产，每户以一百万圆为限。

日本国民所占私有土地，每户以折合时价十万元为限。

维持征兵制。

积极的开战权。

执行改造机关之官员，由在日本内地改造中取得经验之官吏、或具同等经验之退伍军人团中任命之。

其他。

第一幕

第一场

大正九年^①一月。

夜间的上海码头。码头特有的声音(汽艇的笛声、引擎声和装载货物的绞车声)。北一辉和送行的谭人凤。

北 虽然社会上传杀害我的亲密朋友——革命家宋教仁的凶手是袁世凯，但是我确信真正的罪犯是孙文……这个广东派、华南派的黑手！

谭 你又发表起你那番高论来了……说吧，说吧，分手后就再也听不到了。

北 他和我同岁。他是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我是早稻田的旁听生，可以说有同吃一锅饭的交情。他听到祖国举兵起义的消息后，就急匆匆地回国了。按照在他回国那天夜里和他的约定，十个月以后我来到上海；那时武汉已经完全置于革命军的控制之下了。

^① 1920年。